

大刀记

第二卷

郭澄清



大刀记

第二卷

郭澄清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大刀记 第二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字数34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 $\frac{5}{8}$ 插页2

1975年7月北京第1版 197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283 定价1.05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内 容 说 明

《大刀记》，是部三卷集长篇小说，写的是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生活。

作品通过对八路军一支游击部队和人民群众战斗经历的生动描述，通过对抗日战争从相持阶段到大反攻胜利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概括，以广阔的生活画面再现了我军民的鱼水关系，以众多的英雄形象体现了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真理，有力地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，热情地歌颂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长工的儿子、大刀队队长梁永生，是贯串全书的主要英雄人物。《开篇》部分，展现了旧时代农村的阶级压迫和劳动群众的反抗，描写了梁永生少年时期、青年时期苦大仇深而又富于斗争精神的性格。在抗日战争中，这个扎根于本阶级肥沃土壤的英雄人物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，在党的阳光照耀下，在艰苦斗争的风风大浪中，闪现出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辉。

全书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。在艺术表现和风格上，也具有显著的特色。

这是第二卷。



目 次

第 六 章	春天来了	611
第 七 章	训敌	695
第 八 章	回马枪	783
第 九 章	打集	860
第 十 章	巷战奇观	936
第十一章	“我就是八路！”	1014
第十二章	重返宁安寨	1093

第六章 春天来了

春天来了。

平原的春天是美丽的。被冰雪覆盖着过了冬眠的草根，而今已被春风唤醒。它们倔强地抖净了身上的尘沙雪粒，从陈旧的草茬烂叶中，钻出了嫩绿的新芽。随风摇曳的柳枝，由黄变青，由青变绿，那潜藏着的胚芽儿，正在争先恐后地露出头角。开化了的运河，水势越来越大，眼看着又要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了。灵巧的小鸟儿，停落在河岸的柳枝上，面对着满目春光的原野正纵情歌唱。

被冰雪溶化的水分浸泡过的泥土，好象有人搅拌上了香油，正迎着朝阳闪光放亮，正随着春风散发着香味。在这肥沃的泥土里，只要有人播撒上一颗种籽，不几天，就会扎下根去，生出芽来……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

变工组的农民们，一嗅到春天的气息，全来了精神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他们总是不违农时的。尤其是在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生活之后，人们习惯于这种环境，已如同习惯于过庄

稼日子一样了。敌人来了，他们就一面组织民兵袭击敌人，一面组织群众实行空舍清野，跟敌人兜圈子。敌人走了，他们在四外各个路口放好岗哨，规定好暗号，又搞起生产来。

你听！满洼遍野，到处都是吵吵嚷嚷的。大地激荡在春耕的漩涡中。清脆的响鞭声，吆喝牲口的吼喊声，和人们的歌唱声交织起来，形成了一支高旋律的交响曲。

在一片繁忙的春耕气氛中，梁永生和锁柱来到坊子镇。他们进村时，正是家家户户烧早饭的时候。村中，炊烟缭绕，雾气腾腾，仿佛天上着了火。

几只喜鹊，在树枝的梢头，跳来跳去。

一群灵巧的小燕子，带着生命的愉快，喳喳地叫着，在低空飞旋。一大帮孩子们，聚集在村边的一个大场园里，正在尽情地耍闹着。场园周遭儿，原先有一些白杨树。如今，树已被敌人给锯走了，只留下了一段段半人高的树桩子。老树桩子上，已经生出了新芽。这新芽宛如在其旁边玩耍的孩子们一样，正然迎春吐叶，茁壮地、顽强地成长着。

高小勇也在这大场园中的孩子群里。

他，活象个蜂王似的，被孩子们簇拥着，手持一口木头大刀，站在人圈儿当央，又弹腿，又踢脚，又张跟头，又闪腰，耍呀耍，耍呀耍，直耍得浑身是土，满头大汗。站在周围瞧热闹儿的娃娃们，喜得唧嗒呱嗒乱拍呱儿，还有的嗷呀叭地跳老呱儿。

高小勇耍了一阵，停下了。

他一面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汗水和泥土，一面噗噗地吐

着唾沫，显然是要把渗进嘴里的汗水和泥土吐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他又两手挂在腰间，带着一副自尊的神态问他的伙伴们：

“你们说，我这刀法，象个大刀队不？”

娃娃们有的说象，有的说不象。

高小勇对伙伴的反应显然不满意。他又问：

“你们说，我这两下子，打过打不过日本鬼子？”

娃娃们又是一阵乱嚷。他们有的说打得过，也有的说打不过。这两种不同说法的娃子们，有的竟相互争吵起来了。

在说打不过的那些孩子们当中，有个后脑勺上留着一根干巴小辫儿的男孩子。这个孩子，名叫双喜，是两面村长迟保录的儿子。他不光说打不过，还用食指拨拉着自己的小脸蛋儿，撇撇嘴说：

“呸，呸！不害臊！那孩子还敢说打过日本哩！……”

高小勇恼火了。他气虎虎地凑到双喜近前，指着他的眼胡子怒冲冲地质问道：

“我凭啥打不过？你说！你说！”

双喜也不示弱。他将脑后的干巴小辫儿一甩，瞪着眼睛坚持说：

“说就说，你就是打不过嘛！”

“我凭啥打不过？”

“人家日本，有飞机，有大炮，还有汽车、坦克和歪歪把子机关枪哩！”

“那个管屁用！”

“管屁用？谁说的？”

“梁大爷说的！怎么着？”

“他说的不对。可厉害啦！”

“你懂个啥？瞎胡咧咧！”

“瞎胡咧咧？俺爹说的嘛！”

“你爹说的算个屁！”

“你爹算个屁！”双喜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气，“俺爹是村长！……”

“你爹那村长，整天价跟鬼子、汉奸喝酒，还有个臭脸呀！”

“你爹可有脸呀，叫人家日本打死啦！”

小勇和双喜，活象两只颈毛扎起准备决斗的公鸡。他们对峙着，争吵着，互不相让。现在高小勇一听迟双喜说这个，一下子气火了。他说：

“你不服大刀队是不是？好，咱试巴试巴！”

高小勇说罢，在几个站在一边的财主家娃子们那嫉妒愤恨的眼光下，硬将在场的娃娃们拨拨拉拉分成了两伙。而后，他指着那伙瘦弱的娃子们说：

“你们这一伙儿，算是日本鬼子！”

双喜不解地问：

“你们那一伙算啥呢？”

高小勇一拍胸脯儿，神气地说：

“我们就算大刀队呗！”

有个娃子抱屈地央求说：

“小勇，我可没说你打不过呀！为啥也叫俺当日本鬼子？”

小勇解释说：

“你的劲儿太小嘛！”

那娃子争辩道：

“当啥来论劲儿的？”

小勇坚持着：

“当然论喽！你这么一丁点儿力气，不当日本鬼子当啥？要是当大刀队，那不是净给俺大刀队丢人呀！”

那孩子没理说了。

“战斗”开始了。

小勇的第一个对手，就是那个留着干巴小辫儿的双喜。只见他一下子扑上去，没用三下五除二，高小勇就抓住了双喜的小辫儿，将双喜捺倒地上。他一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着，一面带着自豪的语气逼问着：

“我打过打不过日本鬼子？哎？你说！我打过打不过日本鬼子？哎？你说！”

双喜草鸡了！

他嚎叫着，央求着：

“打得过！打得过！我再也不说你打不过了！……”

不大一会儿，“日本鬼子”被“大刀队”战败了。当“日本鬼子”的孩子们，嗷嗷地叫着，四处奔逃。

当“大刀队”的孩子们，全高兴得要飞起来了。他们在

小勇的指挥下，追赶着，叫喊着：

“我们胜利了！”

“日本鬼子完蛋了！”

“冲呀！”

“杀呀！”

“捉活的呀！”

“快投降吧！”

在这场“战斗”激烈进行的当儿，有两个小女孩子，坐在很远的地方捏着小泥人儿。看来，她们另有自己的爱好，对男孩子们玩的这一套，一点儿也不感兴趣。

这一阵，站在远处“观战”的梁永生和小锁柱，被娃子们的这场游戏吸引住了。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望着，笑着，议论着。

小锁柱感慨地说：

“小勇这个小家伙儿，长大以后，准得象他爹一样，又是一员虎将！”

梁永生点点头，象深有所思地说：

“是啊！侵略者夺去了高树青同志的生命。同时，也在这烈士后代的心灵深处，埋下了仇恨的种籽！”

他们正谈着，一位老大娘出现在那边的胡同口上。

这是小勇奶奶。

她手打着亮棚，朝那群乱跑乱喊的孩子喊道：

“小勇哟！小——勇——子！”

小勇停住脚步，向奶奶张望着。

奶奶加快了话语的节奏，大声小气地说：

“你还不快回家！又给我闯祸呀？”

小勇嘿嘿地笑了。

奶奶忽然望见了那两个捏泥人儿的小闺女，又朝孙子嚷道：

“你看人家那孩子，多听说呀！你瞧你这个皮猴儿，整天价撕皮搯肉的！……”

小勇奶奶正跟她的孙子嚷着，梁永生和锁柱悄悄地凑过来。走在前头的梁永生，首先喊了一声：

“高大婶！”

高大婶扭头一望，见是永生和锁柱，真是“久别见亲人，心头格外喜”。她再也顾不上叫孙子了，便领着两位亲人急忙向家走去。

这时，锁柱见这位老人的手里拿着笤帚和簸箕，就知她又要去扫硝，于是便说：

“大娘，我们正要往报上写篇稿儿表扬表扬你哩！”

“表扬我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个大老婆子，有啥值得表扬的呀？”

“表扬你是扫硝的积极分子呀！”

“欸！这个还值得登那报？”大娘说，“象俺这老一号儿的妇女会，干不了旁的，抽空摸空干点儿扫硝、熬硝的活儿，也好叫上级多制些炸药，狠炸那些鬼子、汉奸们呀！这不是本该干的吗？……”

她一面说一面走，将永生和锁柱领到炕头上。

高大娘和梁永生、小锁柱，由于多日没见面了，所以，这时有一股喜悦的感情，在每个人的心窝里热腾腾地滚动着。永生和锁柱刚坐下，大婶就忙不迭地问永生：

“你们怎么这么多日子没来呢？”

梁永生笑笑说：

“可不！一晃十来天了！”

“十来天？”

“不对？”

“我觉着有个把月了！”高大婶想了想又说，“可不！还是你们记性好——是才十来天儿……”

小锁柱凑上来问：

“大娘，准把你想坏了吧？”

高大娘望望锁柱，又瞅瞅永生，只见他俩一人一张满面春风的笑脸，心情宽慰地说：

“当老人的，总是这个样子——一时见不着你们，心里就觉着象回事儿似的！前几天，听说你们在柴胡店一带又打了一仗，可也不知是真是假？从那以后，我就总觉着你们这个那个的面目在我的眼前头晃……”

她说说着，仿佛思路猛然触到了什么，只见她蓦地收住话头儿，又改口问道：

“哎，咋就你们两个？他们呢？”

永生见大婶不放心，就解释说：

“这些日子，我们根据县委的指示，已经分散活动了。”

我和锁柱是一伙，他们也分成了好些伙，都到各个村庄去了。”

“这是为啥？”

“为了发动群众呀！”

锁柱接了这么一句。

锁柱一插言，把大娘的视线引到他身上。突然，大娘发现锁柱的衣襟挂破了一个窟窿，就没好气儿地嘟嘟道：

“瞧你这孩儿，又把衣裳挂破了！”

她一面嘟嘟着，一面从脑后勺的小髻髻上拔下一根带线的钢针，又戴上老花眼镜，硬把锁柱拽到炕沿上，说：

“来，大娘给你缝缝！”

锁柱一面向大娘夺针一面说：

“大娘，把针给我吧！”

“给你做啥？”

“我会缝！”

“你会，你会，你会挂窟窿！”高大娘说，“你老实儿的吧！这针，可不是你那匣子枪！”

说实话，锁柱还是真会缝。他自从当上八路以后，很快就练出了这一功。几年来，不光他自己的衣裳破了自己缝，而且还经常给新战士缝补衣裳呢！不过，他知道高大娘的脾气，你要高低不叫她缝，她会生气的。因此，锁柱再也没有说啥，只好嘿嘿地笑着，老老实实地让大娘给他缝起来。

这当儿，梁永生坐在靠柜櫈的一个方杌子上，吧嗒吧嗒地抽烟。高大婶一边缝衣裳，一边向他说：

“哎，永生，你不是爱吃粽子吗？我还给你留着两个呐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锅里。”

永生走到外间，掀开锅盖，一摸，说道：

“呀！凉啦！”

“凉，嚷啥？嚷嚷就不凉啦？”大婶叱咤永生说，“凉不会烧火吗？快抱柴禾去！烧火做饭……”

永生挨了大婶几句叱咤，笑着，抱柴禾去了。

他刚点着火，才烧了不大一会儿，大婶就把锁柱的衣裳缝完了。她用那仅有的两颗对牙咬断线头儿，又拍了锁柱一巴掌，笑盈盈地说：

“饶你啦！滚吧！”

她说，将针插在髻髻上，又来到锅灶近前，朝永生说：

“去！你也给我滚开！”

梁永生对老人的脾气算摸熟了，他呲牙一笑，乖乖地让了手。高大婶烧着火，见永生出了房门，就知他又是要去串门儿作群众工作了，就喊他说：

“可别忘了回来吃饭呀！”

“怎么能忘了呢？还有那俩粽子哪！”

永生说着，笑着，走着，一闪身，出了角门。

高大婶烧熟了饭，正拾掇饭桌，永生串门儿回来了。大婶见他胳膊窝里挟着一个小布包，就指着布包问道：

“这是啥？”

永生笑笑说：

“票子。”

“票子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谁给的？”

“苏秋元。”

“苏秋元？”锁柱说，“柴胡店那个苏秋元？”

“对啦。”

“他来了？”大婶说，“你在哪里见到那个孬小子的？”

“我没见到他。”永生说，“他托村长迟保录交给我的。”

“我听说，我们夜袭柴胡店以后，他就吓坏了！”锁柱说，“我揣摸着，咱前几天在柴胡店附近又打了一仗，他更慌了神，八成是要向我们打个近步儿……”

“嗯。对啦。”永生说，“人家通过迟保录交代的明白，可惜他上了年纪，而且连个儿也没有，为抗日出不上力，只好把积攒的这几个钱献出来，表表他对抗日救国的一点儿心意……”

“他说得怪好听！”锁柱说，“没安好心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大婶也说，“你不该收他的！”

“人家捐款抗日，这不是好事吗？”永生说，“哪能不收哩！”

“可他不是好人哩！”

“大婶，我们共产党、八路军，是讲统一战线的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，参加抗日救国运动……”

“怕是团结不过来！”

“锁柱，你怎么能这样讲？能不能团结过来，那是以后的事。并且，只有事实才有权作这个结论。在事实没有说话之前，咱可没有资格代替事实发言呀！……”

锁柱点点头，表示同意这个看法。

大婶没听懂永生的全部意思，仍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屎克螂做不出蜜来！狼的脖子上戴上佛珠，它还是要吃人的！……”

永生听了大婶这些话，对她老人家的阶级警惕性是敬佩的。不过，他觉得还应当向她讲明党的统战政策。于是，便凑到大婶近前，耐心地说：

“大婶，我倒同意你这样的看法——象苏秋元这号人，是不容易做到真心实意地参加抗日的。在今后，也有可能投敌当汉奸。不过，我们不能在他投敌当汉奸以前，就把他当做汉奸来对待呀！……”

永生说到这里，饭桌摆好了，锅也掀开了。他一边吃着饭又一边继续说：

“要打败日本鬼子，必须把各个阶层的人都发动起来，做到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象苏秋元这样的人，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，既然他没有投敌，又主动捐款抗日，我们就该对他这个行动表示欢迎……”

永生这些话，是给高大婶作解释，也是借以提高锁柱的认识。小锁柱看出了队长的意思，所以很注意听，真用心想，并且插嘴问道：